

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正好收到成都本轮疫情高、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的好消息。

冬日暖阳里，我面窗而坐，满眼是金黄的银杏叶，满心则是牵挂与祝福。

过去的14天里，我两次做客电台，与重历疫情考验的朋友们对话，聊如何自我调适、提升心理免疫力。这14天里，有小店店主寒夜送300碗羊肉汤给抗疫人员“暖胃”，也有个别游客自作聪明逃离商场的临时检测，更多的人，则被一个浪漫而又严肃的新名词“时空伴随者”吓倒了，时不时刷一下健康码，唯恐它由绿转黄被隔离……

疫情下的“时空伴随者”，是指自己的手机与确诊病例的手机号，在同一时空网格共同停留超过10分钟，并且最近14天、自己或对方号码累计停留超过30小时的人。再烧脑的概念，也拦不住人们的风趣和乐观，转眼就有人加了个诗意的注解：“我吹过你吹过的风、走过你走过的路，都算。”

是的，都算——假如以人生的长度和天地的宽度来计算“网格”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每个人的“时空伴随者”。

就像同样的14天里，我除了陪伴着为疫情所困的成都朋友们，还陪伴着为疾病所困的一位

南海之滨的年轻妈妈。

与这位美丽的妈妈相识，是在香港的一次亲子自然营中。游戏里，我凑巧被选中做她5岁儿子的秘密天使，一路悄悄呵护着他。结营的那一天，当孩子知道了我是他的“天使”，开心得蹦起来，一头就扑进了我的怀里。

爱的时空伴随者

林紫

一年后，妈妈在微信上留言说：“林老师，我们妈妈读书会正在读您的《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》，受益匪浅，还在图书馆和电台做了分享。您能不能给妈妈们写一段寄语？”

我欣然提笔，仿照《诗经》写道：“南海之滨，有母如云。育儿育己，读书同行。一读明智，再读明心。花香瓣瓣，花开次第。将翔将翔，寄语诸君；佩玉将将，德音不忘。林紫相伴，毕生长成。”几个月后，妈妈又给我留言，诉说关于读书会的选择冲突：“我的本心是想陪着大家一起慢慢成长，但有的妈妈只想快速得到答案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我说：“尊重你的本心，只做你能做和想做的。慢慢前行，其义自现。”

又过了一年，《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》即将再版之际，我留言

给她：“我想把你和妈妈们读后感受放进书中，作为对读书会及大家的支持与鼓励，可以吗？”

回复很快发了过来，一同发来的，还有她生病的消息和一个微笑的表情。“乳腺癌早期，已经化疗三次。老天突然按了暂停键，我就停下来好好‘修’一下自己。”

我的心狠狠地疼了起来，隔空给了她很多个拥抱，轻声问她：“化疗反应大吗？”她说：“有点，已经光头了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当初在您的鼓励下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，支持我的妈妈们也都选择留在了我身边，现在还轮流来照顾我，很温暖，也让我更坚定地面对这次的挑战。感恩有您，让我可以坦率地述说。”

几天前，我刚做完第二期心理抗节节目，她又发来了消息：“我在医院，刚才检查发现可能骨转移，意味着晚期。虽然我觉得自己内心已经很强大，而且医生还没确诊，但害怕还是会跑出来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我用双手捧起手机，想象自己正捧着她的心，轻轻说：“亲爱的，你有权利害怕。我一直认真地做人做事，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也

比对别人的高。之前的你已经做得足够好了，试着放低一点要求，允许自己还没能做到完全的‘强大’，好吗？”

她重复：“允许自己做不到。”我说：“是的。强大的人一样会害怕。接纳自己的害怕，才是最强大的。”

第二天，她告诉我：“确诊了，但我好像一下子接受了，没那么纠结了。就像您说的，相信医生、同时做自己能做的，继续内观和调整自己。”句号后面，又是一张笑脸。

我对她竖起了大拇指，她说：“我对自己许了个愿：好了以后，就去看您。您曾经是我儿子的天使，现在，您是我的天使。”

我回发了一个我最喜欢的表情：几米画的撑伞的小女孩，下面一行闪动的小字：“有我在。”有我在——这句话，我曾经说给许许多多需要陪伴的朋友们。就像我在电台节目里所说：“从爱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其实都是彼此今生的‘时空伴随者’——在或长或短、或远或近的时空之间、彼此陪伴和守望着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恐惧和无助就会最终远离我们的心。”

我写在《给孩子一生的安全感》这本书里的一句话，送给这位勇敢的妈妈，也送给大家：世间美好，因为你在，我在，大家在。

特色，是指事物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色彩、风格等，比如“艺术特色”“特色点心”。大到代表国家、民族、地域的风情和风貌，小到一个人的相貌和性格。

计划经济时代，土特产是颇受欢迎的礼品。彼时交通不畅，被山川阻隔的人们往来不便，物资流通也颇为迟滞。好不容易风尘仆仆地送到收礼人手里，尤其觉得珍贵。不像当下，物流通达四海三江，快的朝发夕至，慢的也只需三五天。从前匮乏的，不止是好吃的好用的东西，还有好看的人儿。一个王晓棠，一个王心刚，占据女神男神的尊位多年，迷倒过多少青年男女。改革开放之后崭露头角的陈冲、刘晓庆、吴海燕、王馥荔、唐国强……也是各具其美，特色鲜明。那时，美貌姑娘和帅气小伙堪称凤毛麟角。如今的美女帅哥，虽说尚未多如过江之鲫，规模也甚可观。电影学院、戏剧学院招生之时，排队报名的长龙可证。

这也不是坏事。审美正常的人，都喜欢欣赏天香国色，不爱观瞧歪瓜裂枣。何为“好看”？看的时候开心啊！何谓“难看”？看的时候难受啊！托庇医美技术的昌明，白头宫女，已可冻龄；丑陋鸭种，能变身天鹅。只恨美女帅哥的模板太少，放眼望去，俱是大眼睛高鼻梁尖下巴；锥子脸的腮，满满的玻尿酸。有特色者鲜见。相貌难分张卿李卿，名字也是印象浅浅。“韵”啊“馨”啊“颖”啊“艺”啊“晨”啊，令人头晕。美气的他是，帅哥也一样。一身的奶油味，只消加一顶长发，秒变美女。

娱乐圈的美女帅哥，从稀缺到泛滥，只用了短短几年。好比一整袋葡萄干，一口气吃下去，叫人甜到发齁。读过一篇故事，有个岛屿，岛上有部落，有神秘泉水，饮之貌美。于是，遍地美女帅哥。为了引人注目，有人在脸上划出疤痕，有的特意弄个朝天鼻……

美和帅，总要有特色才好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这美目，可丹凤眼，可杏核眼，可小鹿般澄澈大眼。若是有了模子，似流水线出品，还有什么意趣。

不过，具体到医美，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。惟愿操刀者的审美品位高一点，挨刀者对本真样貌的信心多一点，整出来的美和帅，多姿多彩一点。百花齐放，争奇斗艳，岂不美哉。

没有特色，缘于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的匮乏。如此看来，美的教育，亟需加强。

这是谁家的房子。院子很大，我们经常去玩，男孩子草里翻石头抓蟋蟀，女生在院里“造房子”，那地，又平又宽。我们在那里闹得天翻地覆，从没人出来管。

周日，爸爸带我们去看电影，从后弄堂走到高阳路，再转到周家嘴路，右转过桥就有胜利、国际电影院，再远一点有曙光电影院。早早场电影票价便宜，每次爸爸把我们早早叫起，每人一只大饼或老虎脚爪，我们一路走一路吃。

我们都还小，走这么长一段路本就很吃力，但因为有点心吃，又有电影看，连5岁的大弟都不肯留在家。有一年暑假天很热，看完电影，我们还要走回去，小弟哭着说走不动，要乘电车。爸爸说，电车只有两站路要三分钱，看电影只要五分，你们坐了车，下周就没电影看了。大弟想来想去，还是走了，一路走一路抽泣，

后口袋里塞了糖果，又得了一角钱，开心地回家。后来姑母生病，阿娘常来沪，住在她家。半间破板房，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，不知怎么睡的。因阿娘在，妈送的钱变成了20元，一直持续到表哥工作。

烂泥渡路早就变成了东方路；东大名路1009号澄衷公办的“顺记洋行”遗址造起了“来福士”；鸿兴里现在是一片工地；澄衷中学校园里只有李达三楼“站”在原地……东余杭路的烟火气连同我们的童年都已消逝在昨天。

霞光在眼里溢出，蓝天映照幢幢高楼，北外滩正掀开美丽的面纱。城市如草木一样富有生命，它在发展中生生不息，浸润、沉淀着人们的长情。犹如已不复存在，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鸿兴里。

“日子再忙，能与爱的人一起从容地吃顿早饭，不管吃啥，都是极大的满足。”朋友笑着说。这大概是早饭最大的诱惑吧。

前些日子在一书评公众号上读到篇文章《上半年最火的6本推理小说》，其中介绍一本《李飞探案集》，作者居然是陆澹安，令我喜出望外。几年前，我和扬州谜史专家顾斌兄共同搜集南社人物灯谜资料时，约略知道一些陆澹安事迹，但他还是民国侦探小说史上与程小青、孙了红齐名的侦探小说家，作为喜爱侦探推理小说的我，也不甚了了。

陆澹安(1894-1980)，原名陆衍文，字澹龠，南社社员。他多才多艺，在国学、书法、小说、戏曲曲艺、新闻报刊、电影、教育等诸多领域都颇有成就。他亦是灯谜高手，能制善猜，位居清末民初沪上最负盛名的谜学社团“萍社”五虎将之列。他创作的灯谜散见于《新声》、《橄榄》、《大世界》等杂志，1938年第3期《橄榄》上就刊载其名为《彊学斋度词》的一束谜作，如：“过(打四子一句)”，“子路闻之喜”，借孔子弟子子路“闻过则喜”典故入谜，“四子”即“四书”，谜底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楚军”(打卦

文一句)“毁于随”，谜底出自韩愈的《进学解》：行成于思，毁于随，“随”在韩文中的本意是“顺从、随俗”，这里代指春秋时期的“随国”，因随国最后为楚国军队所摧毁，故扣；“自嫁黔娄百事乖”(打京剧剧目二)“说冤、负刑”，谜底采撷自唐元稹《遣悲怀三首·其一》，意思说“自从嫁给我这个贫士后诸事都不顺”，谜底别解为“说自己贫穷，有负于荆妻”；“左传”于孔门弟子叙述详备”(打俗语一)“瞎话三千”，相传《左

传》作者左丘明是盲人，所以扣“瞎”，叙述为“话”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孔子“弟子盖三千焉”，照应“三千”，这些灯谜清隽雅逸，作者腹笥之丰盈，由此可见。

因醉心于灯谜游戏，陆澹安竟无暇撰稿，以至于报

社刊登公告致歉，同人因此称其为“谜阔”。在陆澹安文孙、书法篆刻家陆康主编的《陆澹安文存》里有两册《澹龠日记》，内中记载陆氏当年在大世界、逸庐、远东饭店、大庆里上海俱乐部、实业银行等多处猜谜或悬挂文虎征射等谜事，共达十多处，足见他嗜谜之深。另外，他曾在自己主编的《金钢钻》报上撰写《虎坛故语》、《虎坛两夕记》等谜语，回忆畴昔“萍社”猜谜轶事。“萍社”偃旗息鼓后，他又加盟过上海另一谜社“大中虎社”。直至晚年，陆澹安还与老友朱大可等人商略清人徐楚畹留下的无底诗谜，耽爱灯谜之初心不改。

耽爱灯谜的陆澹安

刘茂业

陆澹安(1894-1980)，原名陆衍文，字澹龠，南社社员。他多才多艺，在国学、书法、小说、戏曲曲艺、新闻报刊、电影、教育等诸多领域都颇有成就。他亦是灯谜高手，能制善猜，位居清末民初沪上最负盛名的谜学社团“萍社”五虎将之列。他创作的灯谜散见于《新声》、《橄榄》、《大世界》等杂志，1938年第3期《橄榄》上就刊载其名为《彊学斋度词》的一束谜作，如：“过(打四子一句)”，“子路闻之喜”，借孔子弟子子路“闻过则喜”典故入谜，“四子”即“四书”，谜底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楚军”(打卦

我们全家曾住在东余杭路40多年。近日我与弟妹们回到旧址，重走了这条路。

我们的鸿兴里

叶良骏

1949年，我家搬到鸿兴里(东余杭路727弄)，爸爸用金条顶下了63号的二、三楼，记得最牢的是一搬来我就进了对面的澄衷小学(此路800号)，我原就读震旦大学附小，一所全英文上课的西式学校。到了“澄衷”也不一样，我又一个人也不认识，很不适应，整天闷闷不乐。直到那天算术课。黑板上挂了大算盘，老师说今天教珠算。我眼睛一

亮，这有啥稀奇，我早就学会了。老师教口诀，全班跟着念，我一口气把加减乘除口诀背完了。老师惊奇地问：“你会打算盘？”

我在大算盘上演算，把同学们惊得目瞪口呆。老师高兴地说：“这节课你不用上了，到操场上去玩吧！”一下子，我成了全校的“明星”！从此，我天天高高高兴兴地上学。

鸿兴里往左走是丹徒路，有个马路菜场。妈不用做家务，但小菜得她买。家有十口人，妈每天一大早去买菜，篮子装得满满的，拎到家，妈总在楼下喊，“阿二，阿三，下来拎篮子。”姐妹们连滚带爬下

天一阁(写生)

王文明



一直喜欢说吃“早饭”而不是“早餐”。究其原因，一是与当地的习惯有关，二是我总觉得“早餐”二字太过优雅，不如“早饭”接地气儿，犹如“用餐”之于“吃饭”，前者是端坐在桌前从容箸箸，后者就随意多了，小方桌一摆，小马扎一坐，呼噜呼噜吃得酣畅淋漓。

我生活在豫北地区，面食是必不可少的，如果缺了面食，哪怕吃得再多，都感觉没有吃饱。胡辣汤是我的最爱，再配上包子、油条，这一顿早饭就能吃得极满足。曾在书上看到一种说法，说早饭宜清淡，对肠胃好，也容易吸收。于是试着开始“健康饮食”，一碗大米粥喝得我意兴阑珊，嘴里寡淡得要命。最后果断起身，来到楼下的早餐店，来一碗羊杂汤泡一个烧饼，再加上一勺辣椒油——喝完最后一口汤放下碗的瞬间，朝气和活力又回来了。

找到一家包子铺，米粉店倒是随处可见。遍寻无果后，我随意找了一家店坐下来，要了一碗重油热辣的牛肉粉，吃得头

早饭的诱惑

张君燕

冒汗、嘴流油，打着饱嗝起身，忍不住感叹，我这胃还真是刚柔并济、兼容并包，也一点不怕重口味。说到重口味，与一位重庆的朋友相比，我甘拜下风。一大早，街边的面摊儿就红火起来。一碗红油素面，泛着油光、飘着

浓香，一口下肚，残存的睡意尽消。嫌有汤水麻烦，可以要求“干溜”；喜欢吃蔬菜的，让老板“加青”；偏爱硬一点的口感，就一定要老板“提黄”；爱吃辣的，就一定要嘱咐老板“重辣”；如果胃口好，还可以让老板加入牛肉杂酱、排骨等豪华浇头，简直是早饭中的“爱马仕”。

不过真要论起“豪横”，广东的早饭绝对当仁不让。首先在种类上就让人眼花缭乱，各种粥类、粉面类、点心类，琳琅满目的一大桌，再加上丰富的原材料、精致的做法，看一眼就让人饥肠辘辘，食欲大开。吃一顿正宗的广东早茶，再食婪的

七夕会

一位朋友喜欢旅行，去过很多地方，也品尝过各地的特色早饭，比如北京的焦圈儿，上海的生煎，东北的疙瘩汤……

当我问他最难忘的早饭是什么时，朋友眯起眼睛，半晌回道：“一碗小米粥。”朋友说，与爱人一同坐下，喝一口粥，抬头对视一眼，再喝一口粥，再对视一眼。那一碗粥比蜜还甜，那一段时光比做梦还幸福，一直让他念念不忘。

“日子再忙，能与爱的人一起从容地吃顿早饭，不管吃啥，都是极大的满足。”朋友笑着说。这大概是早饭最大的诱惑吧。

美食

而是我的肠胃不答应。

有一年去长沙，一大早起来觅食，走了几条街居然没有

胃也会得到满足。

